

# 奧林匹克運動與奧林匹克主義的哲學研究

呂潔如<sup>1</sup>

## 摘 要

現代奧運在古柏坦極力奔走下於 1896 年在希臘雅典舉行，成為人類慶祝生命，展現身體、心靈與意志極致結合的最大盛會。經歷不同時代精神的洗禮，現代奧運展現出不同既往的樣貌，而奧運的運作及發展乃是以奧林匹克主義作為最高指導原則，因此，在改變的過程中，奧林匹克主義也同時受到運動哲學家不斷地檢視、批判與詮釋。本文從奧林匹克運動的緣起與發展談起，提出奧林匹克運動歷經：一、奧林匹克精神的萌芽—古希臘奧運；二、奧林匹克運動的再現—古柏坦的理想；三、現代奧運的發展—薩瑪蘭奇的革新一三階段。奧林匹克主義的概念源於古希臘文化，在現代精神的洗禮下，展現出積極、崇高的現代主義理想，而隨著時代精神及現代奧運制度的改變，奧林匹克主義研究的發展在各階段呈現出：一、具元始哲學特質的本質性論述；二、概念的闡明與批判及共同主題的形成；三、價值論面向的後設敘事研究；四、多元歧異的各自表述四項特質。由哲學屬性來看，奧林匹克主義乃由元始哲學傾向為一種歷程哲學；在研究發展上，奧林匹克主義的哲學研究呈現出學術研究的深化與多元化；在學術研究的態度上，則顯示出運動哲學研究要求對事理真相「根本究源」的求知態度。

**關鍵詞：**元始哲學、歷程哲學、後設敘事

---

<sup>1</sup> 呂潔如，國立政治大學助理教授，jeylu@nccu.edu.tw



## 壹、前言

哲學是一門愛智之學，是對於一切發生的事物進行探究、反省並從思考中理出脈絡的求知活動。運動自古希臘時代便被智者們用以實踐其哲學，如：主張「身心均衡發展」的柏拉圖（Plato, 427-347BC）本人即是一位偉大的哲學家與優秀運動員；到了近代，運動更成為哲學家們所關注的焦點，特別在結合恢復「古奧林匹克精神」與現代運動所促成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後。

現代奧運在古柏坦（Pierre de Coubertin, 1863-1937）的極力奔走下，於1896年在希臘雅典舉行，成為人類慶祝生命，展現身體、心靈與意志極致結合的最大盛會。經歷不同時代精神的洗禮，現代奧運展現出不同既往的樣貌，而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及其組織運作乃是以奧林匹克主義作為最高指導原則，因此，在改變的過程中，奧林匹克主義也同時受到運動哲學家不斷地檢視、批判與詮釋。

有鑑於此，本文首先透過奧林匹克運動的緣起與發展，介紹各個階段所展現的時代意義與精神意涵，繼而探討奧林匹克主義的哲學研究進程。

## 貳、奧林匹克運動的緣起與發展

奧林匹克運動會乃當今世界上最盛大的體育運動集會，這場盛大集會是古希臘的精神遺產在融入現代文明後孕育而成。

### 一、奧林匹克精神的萌芽－古希臘奧運

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名源於神聖之地－奧林匹亞（Olympia）。古希臘時代，此地乃希臘人民舉行祭典以膜拜天神－宙斯（Zeus）之地，但也是極具戰略價值的是非之地，各城邦間的爭奪導致奧林匹亞戰火連綿，更影響祭典的舉辦。為了城邦間的和平，在德菲爾（Delphi）神諭的指示下，伊利斯（Elis）國王乃與斯巴達等諸國達成奧林匹克慶典的協議。

### （一）運動競賽作為宗教儀式

宗教與神話在希臘人的生活和文化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希臘人認為，只有將人類最美好的超群力量、健壯的軀體、高超的技藝、勇猛的意志、真誠善良的道德全部獻給諸神，才能表示自己對神的崇敬和感激，才能實現美好的願望。因此祭神活動在古希臘人的生活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而這種對神明頂禮膜拜，在祭壇前向神靈奉獻最精湛的技藝，顯示軀體和精神的健美，後來就逐漸形成運動賽會。<sup>2</sup>

### （二）運動會成為和平理想的實踐

每隔四年的春天，負責籌劃運動會的伊利斯城會派遣三位神聖的司儀宣告運動會的日期，他們到各個城邦的會議上宣讀該屆奧運會的邀請書，以及奧運會神聖休戰協議，在這段神聖的和平時期，不可以進行任何軍事進攻、不可以審判案件、不可以執行死刑，目的是為了保證運動員與觀眾能安全抵達奧林匹亞，其協議條款於第一屆奧運會時制定，銘刻在一個巨大的金色鐵餅上，懸掛在奧林匹亞的赫拉神廟內。<sup>3</sup>

### （三）運動員作為卓越身心的典範

對於選手的參賽資格，訂有高標準的身分要求，參賽選手必須是純正希臘血統、具自由人身份，且未曾犯罪的男子。在基本條件吻合後，參賽者首先要通過一個宣誓的淨化儀式，之後便要在會前進行個十月的嚴格集訓，以便挑選

---

<sup>2</sup> 當時最主要祭祠神明的四大集會活動，有祭獻天神宙斯的奧林匹克運動會（Olympic Games）、祭獻太陽神阿波羅的皮西安運動會（Pythian Games）、祭獻海神波西頓的伊斯米安運動會（Isthmian Games）以及祭祠大力士神海克拉斯的尼米安運動會（Nemean Games）。

<sup>3</sup> 托尼佩羅蒂提（Tony Perrottet）著，《天體奧運：你所不知道的古代奧林匹克故事》（The Naked Olympics: The True Story of Olympics Games）（消雪譯）（北京：燕山，2005），29-30。

出身體健壯、運動技術高超者參加競賽。因此，參賽者除俱備優的身體條件外，更重要的是個人身份及德性。

#### （四）運動展演作為美的體現

比賽規定必須裸體競技。所有運動員必裸體並塗上橄欖油，使肌體在陽光下褶褶生輝以展現健美體態。<sup>4</sup>希臘人的最高理想為全德（excellence），全德的概念包含身體與精神兩方面，其所追求的是，使一個美的精神寄存於一個美的身體中，他們相信精神之美必定反映在美的肉體之上。<sup>5</sup>裸體競技正是要展現出精神與肉體的極致之美。

#### （五）運動成為文化與教育的媒介

所有人在五天至七天的運動會其間共襄盛舉，<sup>6</sup>有國王、將軍與政治家，也有哲學家、藝術家與教育家。古希臘教育的三大基礎為哲學、音樂與體育運動，而奧林匹克運動會除了運動競賽，亦有辯論活動、詩歌朗誦與藝術創作，因此，奧運會也成了希臘文化的時空匯聚點，以及古希臘教育理念的宣揚媒介。

古代奧運之所以能夠扮演和平大使的角色，以及對運動員資格的嚴格限定，乃因這是一場祭神的典儀，運動在古希臘的宗教節日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希臘人相信透過運動競賽來展示人類最精湛的天賦能夠獲得神的認可。這個為和平而競爭的運動慶典，恰恰反映出古希臘人的生活哲學以及希臘文明的精神。

<sup>4</sup> 托尼佩羅蒂提（Tony Perrottet）著，《天體奧運：你所不知道的古代奧林匹克故事》（The Naked Olympics: The True Story of Olympics Games），2。

<sup>5</sup> 古希臘社會中，美與善（道德）的概念是不分的，「最美的藝術作品，照希臘的意義來說，不僅面對形體要感覺到最適合的和諧感，對道德要感覺到最適合的和諧感，即當使眼或耳感覺到至樂時也要有一種力量使靈魂感覺到優美，這種優美就是當時希臘道德的特質。」狄金森（G. L. Dickinson）著，《希臘的生活觀》（The Greek view of life）（彭基相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6），106-111。

<sup>6</sup> 雖言所有人共襄盛舉，但在當時階級制度嚴明的社會，有兩種人無法參加運動會，一種是奴隸，另一種是女人。

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共舉行了 293 屆，橫跨希臘與古羅馬帝國時代，由於奧運會本身的質變以及宗教信仰上的衝突，西元 426 年古羅馬帝國國王迪奧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下令禁止。

## 二、奧林匹克運動的再現－古柏坦的理想

十九世紀末，歐洲各國陷入民族國家間領土擴張的紛擾中，法國古柏坦爵士鑑於普法戰爭失敗的反省，在對古希臘時代體育運動精神的嚮往，以及英、美現代競技運動形式的吸引下，開始奔走遊說各國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沈寂一千多年的運動盛（聖）事終於在 1896 年重現。

古柏坦認為現代奧運是古代奧運的復興，因此極欲呈現奧運會的儀式－宗教（Cultic-religious）意義，除了維持古希臘時期每四年舉辦一次運動會外，更設有開閉幕儀式以延續古代奧運會的祭祀典儀，藉此保留其宗教形式。並提出，古代運動員參加奧運乃在於透過競技以榮耀眾神，現代運動員則在於榮耀其國家、種族，過去的宗教信仰在此轉化為一種情操，運動員則成為有信念的宗教式運動員。<sup>7</sup>此外，古柏坦認為古代奧運會的精髓乃是希臘人「藉由運動啓發人類精神、心智發展的教育方式」，因此，除運動賽會外更要注重文化、教育活動的進行，這也是古柏坦復興奧運的最重要理念。

古柏坦對於奧林匹克運動會抱有相當崇高的理想，除了承襲古代奧運精神，更關注當時體育運動的情勢。當時的體育運動雖然在自然主義（Naturalism）思潮的推波助瀾下開始蓬勃發展，卻也產生一些問題，首先，由於運動項目本身的差異性導致各個運動組織產生不一致的觀念且時有爭議；其次，資本主義（Capitalism）觀念進入運動領域，職業運動員的產生對於崇高的業餘運動精神產生極大衝擊。有鑑於此，古柏坦在舉辦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同時亦成立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期望透過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心組織進行整個奧林匹克活動的籌畫，並與其他運動組織進行協調以達成奧林匹克

<sup>7</sup> Girginov, Vassil and Jim Parry 著，《解讀奧林匹克運動會》（The Olympic Games Explained）（許立宏譯）（台北：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2004），9-10。

活動目標。爲了實踐奧林匹克理想，古柏坦堅持組織與奧運會在政治及經濟上的獨立性。古柏坦認爲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之所以解體，競技者職業化是重要原因之一，是故，保衛業餘精神成爲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重要任務，而業餘身分亦成爲運動員作爲卓越典範的基本要求。

現代奧運是在恢復古希臘文化精神並賦予時代感的基礎上所創立，也是古柏坦復興奧運理念的具體化，奧林匹克運動不只是運動競賽，而是蘊含著對人的教育之理想。

### 三、現代奧運的發展－薩瑪蘭奇的革新

古柏坦恢復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心願終於實現，但其崇高的理想在落入現實環境時，卻也遭受許多的問題與質變，最具衝擊性的便是兩次大戰造成三屆運動會停辦。除此之外，尚有當時多變的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政治上，由於東西方冷戰產生的政治干預，如：慕尼黑奧運的恐怖活動、莫斯科奧運的杯葛事件；經濟上則面臨商業介入所展生的弊端；而運動員業餘資格的爭議更衝擊著奧林匹克的核心精神。種種問題污染著奧林匹克運動會，也使得奧林匹克理想遭受巨大的挑戰，直到第七屆國際奧會主席安東尼奧薩瑪蘭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 1920-）上任後，將危機化爲一股活水源頭，讓現代奧運邁向新的里程碑。薩瑪蘭奇的作爲可分爲兩部分說明：

#### （一）針對奧林匹克運動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問題進行了大規模的變革

薩瑪蘭奇認爲，原來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主張政治上不同政府聯繫、經濟上不謀利的「獨立性」原則已不適應新時期的需要。他的新主張是，政治上，強調體育運動不應聽命於任何一個國家的指揮，但承認政治對體育的作用。因此，透過協商以變通方式提高奧運的參與，如著名的「奧運模式」。透過聯合國促成全球國家支持「現代奧林匹克休戰協議」和通過「國際運動和奧林匹克

理想年」。經濟上，在自足原則下肯定商業化行爲。如：執行「奧林匹克計畫」尋找贊助商並將盈餘分配給國家奧會、國際運動總會和團結基金。

## （二）融合新時代精神革新奧林匹克傳統

薩瑪蘭奇面對及接受職業運動員長期存在於奧運會以及職業運動能夠維持高競技水準的事實，修訂業餘精神原則，接受職業運動員參賽資格。<sup>8</sup>此外，積極落實奧林匹克精神的普世性價值，除了高競技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外，更推廣全民運動以及提升女性參與權。

現代奧運由一個崇高理想出發，走過危機、低潮與蛻變，歷經一世紀的淬煉，至今依然是人類最爲盛大的生命慶典。

## 參、奧林匹克主義的一般詮釋

「奧林匹克主義」（Olympism）爲奧林匹克活動的最高精神指標，乃由古柏坦於 1894 年提出，並在 1914 年第一次正式明訂於《奧林匹克憲章》中，以作爲整個奧林匹克活動的基本原則。其宗旨在於推廣運動，藉此促進人類和諧發展，並建立一個維護人類尊嚴與和平的社會，而終極理想乃在於彰顯人類的存在價值。

從字義上來解釋，主義可理解爲意識形態（ideology），而意識型態乃是用象徵符號以作爲表達的觀念和信仰體系，從中形成一種觀看事物的方法。<sup>9</sup>通常是一組用來解釋社會應當如何運作的觀念與原則，並且提供某些社會秩序

---

<sup>8</sup> 1981 年薩瑪蘭奇修改《奧林匹克憲章》有關條文，去掉「業餘」一詞，並且委託各國際單項體育協會制定自己的條款准則，由該協會確認參賽選手是否符合業餘原則。只要該協會認可，國際奧委會也予以同意。1990 年 11 月，在東京國際奧委會第 96 屆會議上，再次修改《奧林匹克憲章》，明確規定運動員參賽資格為：一、尊重公正比賽和非暴力精神，並在運動場上表現出來；二、不使用國際奧委會或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規則禁用的藥物和方法；三、尊重並遵守國際奧委會醫務條例；四、在奧運會期間不允許以本人的名字、圖像或比賽成績用於廣告目的；五、報名或參加奧運會不應取決於任何經濟上的考慮。從此，業餘原則完全從《奧林匹克憲章》中消失，卻沒有改變奧林匹克運動的性質，現在奧運會依然不對獲獎運動員進行任何物質獎勵，這是區別於其他大賽，特別是大獎賽的一個重要特點。

<sup>9</sup> 洪謙德，《當代主義》（台北：揚智，2004），2。



的藍圖。主義的形成必定是具有某個目標，以及達成目標的手段，除具備抽象的教條、理想、目標外，更具備實踐性的政綱、策略、機制與程序。由此便不難理解奧林匹克主義為何同時具備概念與實踐的內涵。

當然，作為奧林匹克活動的指導原則，具有明確概念的奧林匹克主義不容或缺，目前，國際奧會於《奧林匹克憲章》中對奧林匹克主義所下的定義為：

「奧林匹克主義是提昇並結合身體（body）、意志（will）與精神（mind）三者為一以及追求整體均衡的人生哲學。奧林匹克主義將運動（sport）融入文化與教育中，追求創造一種基於努力而獲得喜悅的生活方式、追求一種具有良好典範的教育價值，及尊重眾所公認的基本倫理原則。」<sup>10</sup>

奧林匹克主義的理想與原則均根植於運動，而由上述定義可見：第一，奧林匹克主義視人類為具有主動能動性的存在個體；第二，奧林匹克主義相信有一個適合全人類的普世性（universal）價值，透過運動將能體現此一價值；第三，奧林匹克主義將運動設定為一個具文化教養的競爭場域，以作為人類追求卓越的表現，而人類的存在價值便是在追求卓越的過程中彰顯。

## 肆、奧林克主義的哲學研究

古柏坦在第一屆奧運會舉辦時創造奧林匹克主義一詞，並將其定位為生活哲學（philosophy of life）。<sup>11</sup>雖是如此，對於「什麼是奧林匹克主義？」卻從古柏坦生前就一直飽受爭論。Lamartine DaCosta 在〈永不結束的故事：奧林匹克主義的哲學探討〉一文提到，從哲學面向進行的奧林匹克主義研究，可分為四個主要研究時期，第一階段起於 1894 年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舉行；第二階段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第三階段於 80、90 年代；第四階

<sup>10</sup>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lympic Charter* (Lausann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2010), 9.

<sup>11</sup> Lamartine DaCosta, "A Never-Ending Story: The Philosophical Controversy Over Olympism,"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33. 2(U.S.A., 2006): 159.

段則是出現於千禧年之後。<sup>12</sup>研究所關注的焦點，以及研究態度、立場與取向在不同階段各有特色，有些研究進路集中在一個時期，有些則是與其他進路並置。

## 一、具元始哲學特質的本質性論述

在奧林匹克主義的草創時期，對於奧林匹克主義的內涵主要來自古柏坦個人的闡釋，而古柏坦拒絕一種過度的系統性陳述，他認為「奧林匹克主義不是一個系統，而是一個精神狀態（state of spirit）」，<sup>13</sup>由於這種缺乏系統性的陳述，造成用語的不精確及定義上的模糊曖昧，這在傳統哲學中是不被接受的。對此的合理解釋，是將這時的奧林匹克主義視為如同古希臘先哲般的元始哲學（Protophilosophy）。<sup>14</sup>希臘的先蘇哲學家試圖解釋世界的本質，古柏坦則試圖解釋奧林匹克主義的文化根源。概括而論，這個時期的奧林匹克主義出自古柏坦的個人論述，而其論述則是擷取自古希臘文化與運動（athleticism）所蘊含的價值及哲學立場，從而使奧林匹克主義傾向於一種元始哲學的本質性論述。

## 二、概念的闡明與批判及共同研究主題的形成

1961 年國際奧林匹克學院成立，學者紛紛開設講座闡述奧林匹克主義，在這個階段，奧林匹克主義多以不同的術語呈現，像是將其當作「理念」、「哲學」、「理想」、「信條」、「意識型態」等等。如：Jacob Burckhardt 認為，「完美以及合諧的古希臘價值是古柏坦奧林匹克『哲學』的基礎」；

<sup>12</sup> 此分期參考 Lamartine DaCosta 所著 "A Never-Ending Story: The Philosophical Controversy Over Olympism" 一文。

<sup>13</sup> Pierre de Coubertin, "Olympic Letters," *The Olympic Idea: Discourses and Essays*, ed. Carl-Diem-Institute (Cologne: Carl Diem Institute, 1966), 54-55

<sup>14</sup> DaCosta, Lamartine, "A Never-Ending Story: The Philosophical Controversy Over Olympism," 158-162.

Otto Szymiczek 則將奧林匹克「理想」視為教育青年的工具。<sup>15</sup>多樣的用語形成許多不同的概念，但總體而言，論述皆偏向闡揚奧林匹克的正面價值。

國際奧林匹克學院的成立使奧林匹克主義進入正式的學術研究階段，而此時，為使奧林匹克主義更切合哲學研究的旨趣，不少學者開始針對用語及概念的曖昧性進行哲學批判。首先發難的 Hans Lenk 認為，奧林匹克主義概念的含糊肇因於奧林匹克的眾多價值在重要性上缺乏次序（order），而這些價值在實踐上也缺乏明確性。因而主張讓運動進入貴族學校，以實踐透過運動達成身心健全以及運動之美的奧林匹克理念。<sup>16</sup>更以哲學人類學觀點的詮釋奧林匹克主義，提出奧林匹克運動員就是奧林匹克理念的具體化。<sup>17</sup>

Nikolaos Nissiotis 則開啓對古柏坦的批判，針對古柏坦將奧林匹克理念視為宗教，他提出奧林匹克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圍繞著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理念有如宗教（religious-like）卻非宗教。<sup>18</sup>Nissiotis 也以異於古柏坦的方式結合現代奧運與古代奧運，他指出奧林匹克理念乃企圖揭示隱藏著的「生命的更高實在」（higher reality），並提供一個基於「調和人類內在精神的相對力量」的運動賽會。<sup>19</sup>由此形成一個「作為生命本身」（life itself）的希臘哲學，而不是「作為生命理論」（a theory of life）的希臘哲學。換句話說，Nissiotis 提出存在主義式的奧林匹克主義概念，以反對古柏坦的理想主義（Idealistic）主張。<sup>20</sup>由此開始，奧林匹克主義研究開始具批判性思考，也形成共同研究的主題。

<sup>15</sup> N. Müller,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1961-1990* (Lausann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1992), 1-47.

<sup>16</sup> Hans Lenk, *Values, Aims and Reality of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Ancient Olympia, Greece: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Report, 1964), 205-211.

<sup>17</sup> Hans Lenk, *Towards a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Olympic Athletes and the Achieving Being* (Ancient Olympia, Greece: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Report, 1982), 163-177.

<sup>18</sup> Nikolaos Nissiotis, "L'Academie Internationale Olympique au service des valeurs humaines," *Olympic Review*, 120 (Lausanne, 1977): 614-616.

<sup>19</sup> Nikolaos Nissiotis, *Philosophy of Olympism* (Ancient Olympia, Greece: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Report, 1964), 71.

<sup>20</sup> DaCosta, Lamartine, "A Never-Ending Story: The Philosophical Controversy Over Olympism," 165.

### 三、價值論面向的後設敘事研究

80 至 90 年代，奧林匹克議題的學術研究產量愈來愈多，除了奧林匹克學院，更有來自不同學術團體的研究者，奧林匹克主義被不斷地再檢視與再定義，形成多面向的廣泛表述及高度水準的學術論辯。這個時期，將奧林匹克主義視為哲學已廣為接受，不再出現反對聲音。研究主題聚焦在價值論面向（axiological dimension）並具有一項特質，即那些足以支持奧林匹克主義論點的奧林匹克價值研究皆是一種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如同 During 和 Quantz 所主張的，奧林匹克價值推論的有效性是由於這些價值符合古柏坦的奧林匹克主義以及現代奧運所頌揚的形式。

奧林匹克價值的闡釋，一直以來是由古希臘運動的藝術及文化表現來詮釋。從價值挪用的觀點檢視發現，若將古今的價值內涵相較，則奧林匹克主義把這些源於古希臘運動的價值挪用至現代是適切性值得懷疑，例如：奧林匹克宣揚卓越（excellence）、和平與國際理解（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但蘊涵古希臘社會中的統治及等級制度的卓越概念，與當代提倡平等主義及和諧的和平及國際理解概念是明顯互斥的。

不過，從另一個視角檢視則形成不同結論，DaCosta 認為上述問題是一個「在不同時代中，將一個文化的價值轉移至另一個文化」的問題，根據 Miquel de Moragas 對奧運儀式的研究指出，象徵與理念會在文化適應（cultural adaptation）下產生同化，而這將會開啓文化及文化認同之間的對話，因此文化轉移是可能的。<sup>21</sup>前述的「價值挪用」應如此理解：運動（包括奧運）是一種價值媒介，價值轉移便是在運動（或運動賽會）中進行。以「奧林匹克人」（homo olympicus）的概念為例，此概念得自古柏坦，與爾後由 Lenk 與 Nissiotis 所提的「完美的人」（perfect man）之概念比較，發現後者正是將奧林匹克人概念正當化的潛在概念，由於部份的概念同化而產生價值轉移。另

---

<sup>21</sup> 參見 Miquel de Moragas, *Communication, Culture Identity and Olympic Games: Barcelona'92*, Barcelona: Center d'Estudis Olímpics UBA, 1992. 亦可見 DaCosta, Lamartine, "A Never-Ending Story: The Philosophical Controversy Over Olympism," 167.

外，由 Lenk 於 80 年代中期提出的「奧林匹克人」（Olympic man）也可看出，這不只是一個挪用自古希臘的概念，而是作為一個當代的經由歷史建構成的概念。

#### 四、多元歧異的各自表述

2002 年，丹麥 Aarhus 大學以「後奧林匹克主義？21 世紀中的運動探究」為名舉辦國際研討會，並以同名集結成書，此次的發表之所以必須闢為一個新取向，實因其在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思潮影響下，研究觀點與方法更為多元、歧異而自成一格。同樣是支持以奧林匹克理想為原則的研究，其評論的觀點卻可能來自不同的學科訓練、哲學及意識形態。

後－奧林匹克主義的研究取向可從三方面來理解：第一是將後奧林匹克主義作為一個「時期」（a time period; an era or epoch）的探討，如：古柏坦描繪出的奧林匹克主義理想，被後人以各種方法改變的那段「改變了的時期」；第二是將其解釋為一種「類型」（type）或「風格」（style），如：現今奧運會展現的庸俗、商業化與枯燥形式；第三是作為一種探索、解釋、書寫及研究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方法」（method）。<sup>22</sup>

針對整個奧林匹克主義在哲學研究方面的歷史演進，DaCosta 提出一個歷程哲學（Process Philosophy）的解釋，歷程哲學為 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的後期哲學思想，主張現實世界就是一個過程，「『一個現實實有（actual entity）是如何生成的』也就構成了『那現實實有是什麼』……其『存在』（beings）由其『生成』（becoming）構成。」<sup>23</sup>的確，由後期的奧林匹克主義哲學研究往回看，每一時期的論述皆蘊含著前期的思想概念或立場、主張，而大量的後設敘事研究更支持著 DaCosta 將奧林匹克主義視為一種歷程哲學。

John Bale and Mette Krogh Christensen, "introduction: Post-Olympism?," *Post-Olympism? Questioning Spor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Oxford, UK: Berg, 2004), 1-3.

<sup>23</sup> Alfred North Whitehead,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New York: The Humanities Press, 1955), 34-35.

研究者則從上述討論提出，由整個研究發展來看，從作為元始哲學的草創期開始，歷經開啓批判性思考與形成共同研究主題，到關注價值論議題的後設敘事研究，及後奧林匹克主義研究階段，奧林匹克主義的哲學研究呈現出學術研究的深化與多元化；在學術研究的態度上，由對古柏坦言論的附和，歷經精確的概念闡釋，以致對古柏坦言論的批判與挑戰，爾後更深化與豐富奧林匹克主義的哲學意涵，也顯示出運動哲學研究要求對事理真相「根本究源」的求知態度。

## 伍、結語

奧林匹克主義的概念源於古希臘文化，在現代精神的洗禮下，展現出積極、崇高的現代主義理想。而社會的急遽變化使現代奧運衍生出許多繁複的現象，奧林匹克主義也隨著時代精神及現代奧運制度的改變成為運動哲學家們探索、反省的對象。由哲學屬性來看，奧林匹克主義乃由元始哲學傾向為一種歷程哲學；在研究發展上，奧林匹克主義的哲學研究呈現出學術研究的深化與多元化；在學術研究的態度上，則顯示出運動哲學研究要求對事理真相「根本究源」的求知態度。

## 參考文獻

- 托尼佩羅蒂提 (Tony Perrottet) 著，《天體奧運：你所不知道的古代奧林匹克故事》 (*The Naked Olympics: The True Story of Olympics Games*) (消雪譯)，北京：燕山，2005。
- 狄金森 (G. L. Dickinson) 著，《希臘的生活觀》 (*The Greek view of life*) (彭基相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6。
- 洪鎌德，《當代主義》，台北：揚智，2004。
- Girginov, Vassil and Parry, Jim 著，《解讀奧林匹克運動會》 (*The Olympic Games Explained*) (許立宏譯)，台北：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2004。

- Bale, John, and M. K. Christensen eds. *Post-Olympism? Questioning Spor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xford, UK: Berg, 2004.
- Coubertin, Pierre, "Olympic Letters," *The Olympic Idea: Discourses and Essays*, ed. Carl-Diem-Institute, Cologne: Carl Diem Institute, 1966, 54-55.
-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lympic Charter*, Lausann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2010.
- Lenk, Hans, *Values, Aims and Reality of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Ancient Olympia, Greece: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Report, 1964.
- Lenk, Hans, *Towards a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Olympic Athletes and the Achieving Being*, Ancient Olympia, Greece: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Report, 1982.
- Moragas, M. S., *Communication, Culture Identity and Olympic Games: Barcelona'92*. Barcelona: Center d'Estudis Olímpics UBA, 1992.
- Müller, N.,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1961-1990*, Lausann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1992.
- Nissiotis, Nikolaos, "L'Academie Internationale Olympique au service des valeurs humaines," *Olympic Review*, 120(Lausanne, 1977): 614-616.
- Nikolaos Nissiotis, *Philosophy of Olympism*, Ancient Olympia, Greece: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Report, 1964.
- Whitehead, Alfred North, *Process and Reality: An Essay in Cosmology*, New York: The Humanities Press, 1955.